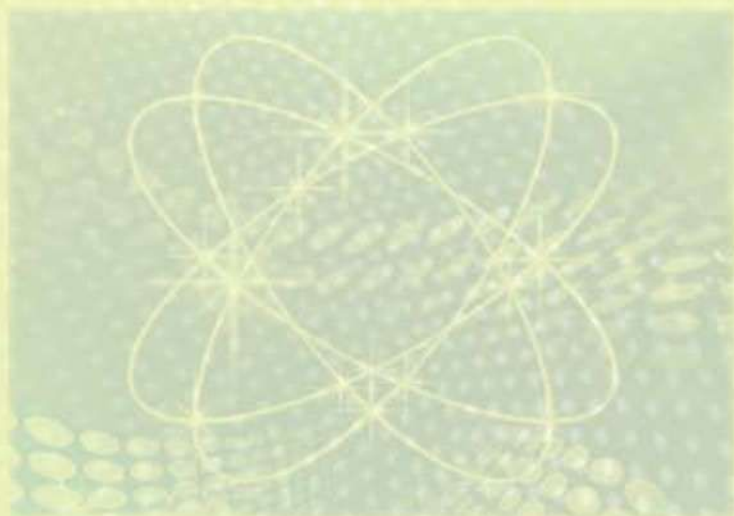


无敌洋娃娃



楔 子

光洁的镜面里，倒映出一张清丽的脸儿。

夏季骄阳的炙热被毛玻璃滤尽，洒入室内的，只剩下柔和的金光。一个娇小的年轻女子，正站在那圈阳光之下，专注地望着镜中的影像。

在阳光的照拂下，她的肌肤看起来细腻如丝，及肩的发丝柔软而乌黑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儿，像是两潭清澈的秋水，任何男人被她凝目一望，都会心甘情愿地沉溺其中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日光悄悄地挪移，她却站在镜子前，像被下了魔咒般，一动也不动。

半晌之后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该是让美梦成真的时候了！

她用微微颤抖的双手，拿出随身的化妆包，倒出里头琳琅满目的化妆品，动作纯熟地开始化妆。

柔和的粉红色眼影，让她的眼儿显得朦胧诱人；

淡淡的腮红，衬托出粉嫩的肤色；而水润的唇蜜，让她的唇瓣看起来有如最甜、最诱人的果冻，令人忍不住想一亲芳泽。

镜中那张清丽的小脸，因为刻意的妆点，添了几分的妩媚。随着化妆步骤的完成，她逐渐镇定下来，小手也不再颤抖。

“好，我得冷静下来。”杨娃娃望着镜子，频频地深呼吸，“小妈说过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。”她喃喃自语，努力地自我催眠。

收拾好一堆化妆品，她又瞥了镜子一眼，确定妆容完美无缺，这才走出洗手间，慢条斯理地回到办公室。

大大小小的纸箱堆在角落，全都尚未拆封，各种不知用途的线路，在地板上盘绕，几个年轻人正蹲在角落，咬着螺丝起子，努力跟那堆线路奋战，赶着在老板规定的期限之内，把办公设备装设完毕。

这是一栋商业大楼，每一个楼层，都分租给不同的公司。刚租下这层楼的是间贩售手工家具的公司，在欧洲经营多年，已是成绩斐然，可说是有口皆碑。

为了进入这间公司，杨娃娃费了不少功夫，才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虽然说，在草创时期，工作量繁重得惊人，她却甘之如饴，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累。

清澈的眼儿，悄悄地转向会议室，渴望地盯着那扇门瞧。那是公司的会议室，里头的设备已经大致齐全，公司里最重要的三位股东，首度在新办公室里聚首，正在里头开会。

她暗恋的那个男人，就在那扇门后头！

想到这里，杨娃娃就腿儿发软，心儿也在胸中怦怦地乱跳，粉嫩的脸蛋浮现出嫣红，那娇艳的色泽，远比先前抹上的人工色彩更美。

她靠在墙边轻喘，一手抚着胸口，再度做起心理建设。

呼，她必须镇定！她是美丽的、她是柔弱的、她是任何男人一瞧见就会急着捧握在手心好好呵护的，她、她、她她她她——她要去见他了！

角落的咖啡机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，指示灯由红转绿，浓郁的香气从内逸出。她取出杯具，倒好三杯咖啡，又拿了一些糖包与奶精，然后鼓起勇气，笔直地走向那扇门。

“经理，我是娃娃。”她礼貌地敲敲门，听到里头的应和后，扭开门把，走了进去——

她先前所做的心理建设，在看见张彻一的瞬间，全化成粉红色的泡沫，噗噗噗地迅速融化。她脸儿发烫，呼吸困难，漂亮的眼儿瞪得圆圆的，激动得几乎要掉泪。

眼前的张彻一，比她记忆中的更强悍粗野，昔日的俊帅轮廓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变得冷硬而粗犷，危险得让女人着迷，简直是她心目中完美男人的典型。

“我早就说过，你的脸色实在太可怕了！”向刚发出轻笑，把她的感动误解成恐惧。

张彻一膘来一眼，神态冷峻无比，她却觉得心里好似有头小鹿乱撞，全身酥软得像要融化在地板上。

“别害怕，他不会咬人的。”向刚微笑着用食指轻敲桌面，“话说回来，你要是再不进来，那些咖啡可能都要凉了。”

“呃，抱、抱歉——”她红着脸道歉，掩饰自己的失态，连忙捧着托盘走到桌边，笨拙地分送咖啡。

会议室内坐着三个男人，身为经理的向刚，她先前就见过了；坐在角落，双腿搁在桌上，仪态粗野的男人，则是她的梦中情人。至于剩下的那一个，大概就是员工们口中的老板，从进门到现在，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

会议继续进行，男人们低沉的嗓音在室内回荡着，她却一脸痴迷，沉醉地盯着张彻一猛瞧，根本没去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，那模样好比看见金丝雀的馋猫。

噢，她终于见到他了！

为了张彻一，她处心积虑地变得美丽、处心积虑

地改变自己、处心积虑地考进这家公司。她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要以最美的模样，出现在他眼前，让他彻底惊艳。

如今，她见到他了，美梦即将成真，他们将会——

“那么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先回工厂，监督新系列家具的进度。”张彻一丢下结论，会议宣告结束，搁在桌上的厚底靴终于落了地。他站起身来，朝她的方向，一步一步地走来。

啊，老天啊，他走过来了！他会对她说什么？是要夸赞她的美丽，还是询问她的电话号码？或者是开口邀约，请她共进晚餐？

各种瑰丽的幻想，在娃娃脑海中像走马灯般转啊转，而每一个幻想，都以她身穿白纱礼服，跟他共结连理的画面做为结束。她咬着软嫩的唇，迫不及待地迎上前去，咚咚咚地冲到他眼前。

只见张彻一往右，她也跟着往右；张彻一往左，她也跟着往左。只要他稍有动作，她就抢先一步，堵到他面前，两人像老鹰捉小鸡似的，在走道上僵持不下。

张彻一眯起眼睛，薄唇微启——

“我愿意！”她冲动地说，还用力地猛点头。

黑眸一眯，迸出不耐。

“让开。”

“我愿——”咦，他说了什么？

娃娃猛眨眼儿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
让开？他说让开？呃，不对啊，他该说的，不是“嫁给我”吗？

“你如果想发呆，就滚到一边去，别碍我的路。”张彻一冷酷地说道，抛下震惊的她，径自朝门口走去。

短短的几分钟，她像是从天堂掉进了地狱。

呜呜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事情怎么跟她所想的完全不同？她原本以为，自己变得如此美丽后，一切就该水到渠成。张彻一在看见她的第一眼，就会热切疯狂地爱上她，然后向她求婚，两人会闪电结婚，然后生两个小孩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——

事实上，他根本懒得理睬她！

张彻一头也不回地离开会议室，跟向刚并肩而行，偶尔交谈几句，讨论关于新系列家具的种种，那高大的背影逐渐远去，离她愈来愈远——

娃娃握紧粉拳，急忙想要追上去。只是，她刚冲到门口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就慢吞吞地踱步走来，恰好挡在门口，阻挡了她的“追夫”之路。

“对不起，请让开。”娃娃心急如焚，克制着不要挥出拳头把这个挡路的讨厌鬼当场揍昏。

对方却置若罔闻，拒绝让路，甚至还不知死活地发出轻笑。

那醇厚的笑声，让她的焦急化为熊熊怒火。她把

拳头握得更紧，火大地抬头，想看看是哪个不识相的家伙，居然这么大胆，敢挡她的路！

那是一个俊雅非凡的男人。

他很高，几乎跟张彻一同样高大，但是气质却截然不同。相较于张彻一的粗野，这个男人是那么的斯文和善，挂在嘴角的温柔微笑，简直能揉碎女人的心。

只是，当他勾起薄唇，浅笑着打量她时，一股奇异的感觉霎时间穿透她的身躯。

他的笑容很温和、眼神很温和，就连他身上传来的男性气息，都温和得不带任何侵略性。但是，在这无害的表象下，就是有某种力量，让她不自觉地绷紧神经，几乎要本能地摆出战斗姿势。

换做是平时，娃娃或许还有兴趣一探究竟，留下来掂掂他的斤两，可这会儿是火烧眉睫的紧要关头，她急着要去追人，哪里有时间留下来陪这个男人慢慢耗？

“抱歉，请你让开，我真的有急事。”噢，他要是再不让开，她真的会忍不住动手揍人！

男人还是拒绝让开，甚至低下头来，更仔细地打量她。

某种难以言喻的光彩在黑眸的深处闪烁着，他的笑容变得莞尔，靠在她耳边的薄唇，轻轻地吐出两个字：“小胖。”

这两个字，听在她耳里，简直比旱天雷更响亮。

血色“刷”的一声，从她脸上褪得一干二净，她惊讶得手脚发冷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娇小的身子维持着预备起跑的姿势，却丝毫动弹不得。

什么？这个男人刚刚说了什么？！

“杨小胖，好久不见了。”他轻声说道，从容而坚定地自我介绍，“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凌云，大你两届的学长。”

“呃，我、我不认识你。你、你、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”娃娃硬着头皮说谎，小脑袋用力地左摇右晃，整个人更是不断地后退。

“不，我的记忆力很好，绝对不会认错人的。”凌云温和地反驳，亦步亦趋地跟了过来，高大的身躯慢慢地把她逼到墙边，直到她再也无路可退。

她吓得连呼吸都停了，不敢相信自个儿亟欲隐藏的秘密，竟会这么轻易就被人揭穿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居然还有人能认出她来？她明明已经改变了那么多，跟以前的模样有着天壤之别，而这个男人，仅仅是看了她一眼，就能唤出那个尘封多年的外号——

“小胖。”凌云轻唤着。

“嗯——嗯？什、什么事？”那醇厚好听的声音，哄

得她不由自主地回应，完全没有想到，这等于是打自招。

他笑得更温柔了，那张俊雅的脸庞，靠在她面前好近好近的地方，黑眸笔直地望进她的眼里。

“你一点儿都没变。”

1

九年前

曙色方褪。

晨曦笼罩着整座小镇，金光撒落四周，寒风呼啸着横扫而过，在大街小巷间乱窜。人们裹着厚重的冬衣，彼此问候，暖暖的气息溜出嘴巴，就被寒风冻成了轻飘飘的白雾。

“杨氏国术馆”内响起徐缓的钟声，挂在墙上的古老大钟克尽职责，乖乖地整点报时。伴随着规律钟响的，是阵阵响亮的呼喝声。

呼喝的声音极为响亮，隔着几条街都清晰可闻，左右邻居早就习以为常。

紧邻着国术馆的，是杨家居住的日式平房。厨房里飘出食物的香气，身穿围裙的少妇忙进忙出，端出热烫浓稠的粥，桌上早已摆满了佳肴，分量多得足以喂饱一团军队。

平房的另一个角落，是家人们盥洗的浴室。如

今,那扇木门紧闭着,里头静悄悄的,听不见半点声音。

平滑的镜面里,倒映出一张圆圆的脸儿。

杨小胖史无前例地避开晨练,把自个儿锁进浴室里,站在镜子前头,专心而挑剔地审视着。

不同于其他少女的白皙软嫩,她平时野过了头,早被晒得黑里透红。圆胖脸上的浓眉大眼,遗传自老爸,只有鼻子、嘴巴跟身高,像是死去的妈妈。

杨家开设国术馆已有多年历史,称得上是远近驰名,她的四个哥哥,都是刚学会走路,就被扔进道场里学习武术;至于她,则是因为母亲难产过世,无人可以照料,还在襁褓中就被带进道场,在呼喝震天的环境下学着爬、学着站、学着走——

当然,也学着打!

身为杨家惟一的女儿,她可没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。老爸是一介武夫,不晓得该怎么养女儿,只好把她当成儿子来养,让她跟哥哥们一同练拳,磨练出傲人的身手。

不同于哥哥们的人高马大,英气勃发,她则是矮胖结实,走起路来架势十足,活像是随时要去干架,旁人都在背地里,偷偷称她是黑社会的明日之星。

杨小胖从来不觉得自己这模样有什么不好。只是,今天早上,这张看惯了的皮相,竟显得有些不顺

眼。

她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劲，只是清楚地知道，她跟一般的少女完全不同。那些少女们，个个软嫩纤细，全像朵初开的花儿，而她却粗壮有力，比野草还要强壮。

为了降低那份强烈的差异感，她特地跑去二十几公里外的邻镇，偷偷摸摸地买了粉红色的发夹，躲在浴室里，小心翼翼地夹在发上——

精致的发夹，勉强夹住几根短短的发，随着她的左顾右盼，惊险地悬在那儿晃啊晃的。那娇嫩嫩的粉红色，搭配上她黝黑的脸蛋，看来更是不协调到了极点。

该死，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！

她烦躁地拔下发夹，瞪着镜子里的圆脸，胖胖的拳握得死紧。

门外传来声音，结束晨练的哥哥们挤在外头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急着要进浴室梳洗，好清清爽爽地去享用早餐。

“小胖，你还要在里头待多久？”杨忠国扯着嗓子在门外问道，乒乒乓乓地猛敲门。

她懒得回答，继续瞪着镜子瞧。

“喂，你没参加晨练，在里头磨了一个多小时，到底是在做什么？”杨孝国也开口发问，却照样没得到半

点回应。

“这样不行，我快饿扁了。”杨仁国猛摇头，提出解决方案：“咱们动手！”

四个大男人同心协力，有的出拳、有的出脚，三两下就把门踹开。

“好耶，洗澡洗澡！”杨爱国兴高采烈地挤进浴室，迅速脱下功夫服，裸着精壮黝黑的上身，只穿着内裤就冲向莲蓬头。

“你们就不能有点儿耐心吗？”杨小胖捏紧发夹，怒气冲冲地问：“女孩子出门，总要花费时间准备啊！”

此话一出，四个大男人齐声鬼叫，纷纷抢了毛巾，匆忙遮住重要部位，还惊慌地左看看、右看看，就怕会在无意间泄漏了“春光”。

确定浴室内没有不速之客后，杨爱国困惑地发问：“哪里有女孩子？”他没看见啊！

“我就是啊！”她气急败坏地嚷着。

四双神似的眼睛，不约而同地落到那张气愤的圆脸上。

“对喔，你是女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我都快忘记这件事了。”

四个人如梦初醒，各自抓着毛巾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，像是到这会儿才想起，娘亲当初生下的是

个妹子。

“啊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你的制服跟我们的不一样。”

“我还一直以为，是学校发错了制服，哈哈——”还没有“哈”完，鼻子上已经挨了一记重拳，笑声立刻转为痛呼，他哀嚎不已，痛得连眼睛都红了。

杨小胖抡着拳头，圆圆的眼儿像是要喷出火来，“找死！”她低骂一句，杀气腾腾地开始扁人。

“喂喂喂，你这样不公平，我们只穿着内裤，要打也等——哇啊，等等！”

“唉啊！”

“痛、痛痛痛——”

攻击来得太过突然，四个大男人纵然身手了得，但是面对发狂的小妹，也只能拉住内裤，狼狈地左闪右躲。没一会儿功夫，四个误踩地雷的倒霉鬼，就被轰得鼻青脸肿，七横八竖地躺在地上呻吟不已。

“哼，一个比一个欠扁！”杨小胖冷哼一声，拉拉身上因为打斗而皱乱的制服，又各踹他们一脚，“Shit！害得我还要再换一次衣服。”

在兄长们的呻吟声中，她拧着眉头，像出巡的酷斯拉般，砰砰砰地走回自己的房间，换上另一套制服，还站在镜子前，再三确定仪容。

“要吃早餐吗？”门上传来轻敲，美丽的少妇站在门外，友善地微笑。

杨小胖扭过头，愠怒地瞪了对方一眼，黝黑的圆脸浮现暗红，像是被人窥见最不愿意泄漏的秘密。

“我知道你不爱喝粥，所以另外煮了杂酱面，”如意不以为忤，仍是巧笑倩兮，“你爸爸说，这是你最爱吃的——”

小胖半点都不领情，连吭也不吭一声。她利落地把书包甩上肩头，酷着一张脸，径自往外头走去，对如意视而不见。

还没走到玄关，杨家的大家长就开口了：“你耳朵聋了？没听到你小妈说的话吗？”杨奕拧着浓眉问，声音响亮，表情严厉得能把小孩子吓哭。

他鳏居十多年，直到上个月才娶了柳如意。新任的杨家女主人，跟家人们相处融洽，惟独这个么女叛逆成性，让他万分头疼。

小胖拒绝回头，坚守着不说话、不微笑、不理睬的三不政策。

“杨信国！”方圆百里之内，只有他敢喊出小胖的本名，“你那是什么态度，给我回来！”杨奕气得头顶冒烟，怒声咆哮着，吼得连几条街外都听得见。

那声巨吼让她全身紧绷，本能地跳开，迅速拉开架势准备应战。

啧，她不该激怒老爸的！现在可好了，一旦开打，别说是制服会被弄脏，她能不能保住小命，活着走出

大门,都还是个问题——

然而,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只见那个脾气火爆、动辄挥拳的老爸,居然一反常态,没像往常那样,青筋暴跳地冲过来。一双软绵绵的小手,正搁在老爸的肩膀上,轻轻地抚着,那温柔的轻抚,软化了丈夫的火爆脾气。

原本暴躁如猛兽的大男人,在那双小手的轻抚下,竟变得像小羊般温驯,一场父女冲突,转眼间消弭于无形。

小胖冷哼一声,慢慢地松开拳头。她虽然不想欠下这份人情,却更不想迟到。学校里头,可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她呢!

“是你要多管闲事,可不是我求你插手的。”她丢下声明,在老爸再度发作前,迅速拎着书包转身,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出家门,往学校的方向奔去。



在这个纯朴平静、以栽种菊花为主业的小镇上,杨家可谓是远近驰名。

杨家有名的,不只是教出无数高徒的杨奕,也不只是忠孝仁爱那四个恶名昭彰的儿子,最有名的,是杨家的独生女。